

◆流年碎影

麦香

杨义传

我坐在光滑温润的麻石门槛上，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阳光暖暖的，红红的，照拂在街角的阁楼上。大人们三三两两走在麻石条的街道上，他们该是回家吧。一个大人将我喊起，和另外一个大人将靠在拐角墙壁上的长木板依次插在麻石门槛上的槽子里，最后插上两门板，他们也要关门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片记忆。那时我几岁？三岁？四岁？地点却是真切的——现今四牌楼和月牙宫路交叉口东南侧，那时该是一片竹木店铺吧。

1954年的那场大水，老家江镇一片汪洋，妈妈挑着两只稻箩，一头是我，一头是被服等家什，牵着哥哥，投奔在安庆城麦陇香做工的父亲来了。母亲就在斜对面的柏兆记打工，她让哥哥带着我，在竹木店门口的空地上玩耍。麦陇香和柏兆记是一家，父亲在麦陇香工作，和柏兆记只隔着几十步的距离。

更多的记忆还是在嗅觉。麦陇香和柏兆记都是前店后坊，里面是作坊，现做现卖。麦陇香主做西式糕点，面包、细点、月饼、饼干之类，多进烤箱，店铺里总是氤氲着一股淡淡的麦香。柏兆记属于清真食品，炸货较多，霜果、寸金糖、鸡蛋糕，下的是大铁锅，气味则是浓烈的，乡土的，直冲脑门而来。

麦陇香的糕点，前清年间的老字号，当年可是香遍了安庆城以及周边的郊县。逢年过节了，安庆郊区八县、江南东至老乡们进得安庆城置办年货节货，四牌楼是必到的去处。买些衣袜鞋帽，到麦陇香带点霜果、蛋糕、方片糕什么的，本色纸一包，纸绳子十字型扎好，上头打个结，往箩筐里一放，回去馈赠亲友，孝敬老人，给小孩子打打牙祭。

闻归闻，看归看，我到麦陇香打工之前从未品尝过它的产品。细点一斤八毛钱，顶得上一斤猪肉的价钱了。我家不断添丁进口，大弟出生时，妈妈迫不得已辞掉了柏兆记的工作，全家七口人，就靠父亲四十多元的工资维持着，哪来的闲钱去买糕点。偶尔买点，也是打点老家来的亲戚，标配是一斤霜果，一斤红糖，纸绳子拧着，算是给亲戚带来大包小包的山芋角、山芋粉的回礼。

在我心中，父亲一直是神秘的。直到小学毕业那年，我到麦陇香打了几个月的工，才知道父亲干的是粗活。父亲为人老实，人高马大的，干活不惜力，水缸里搅拌鸡蛋，年糕上蒸笼，父亲总是抢在头里干，因此年年都会拿回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全店技术最好、工资最高、威望最高是白师傅，回族人，接近六十岁的年龄，身板挺拔，满头白发，一副慈祥善的面相。最潇洒的是他手切方片糕的技术：两腿分开站稳，手拿厚背薄刃切糕刀，嚓、嚓、嚓，刀刀和着节奏，方片糕片片互不粘连，薄如纸片，入口即化，简直是件艺术品。

顾客吃到的糕点是它最终产品的味道，如饼干的香脆，月饼的甜糯。其实，刚出烤箱的细点、面包，那种香、软、糯、甜的味道才完整地体现了小麦天然的灵气和贵气。带我的小沈师傅，二十出头的年纪，上班时不是去战斗队开会，就是去和姑娘谈恋爱，我便当仁不让地独自完成烤制糕点的工序，顺便尝尝糕点的火候，那也是工作所需的。从此，什么糕点食品在我的口中都丧失了神秘感。

糕点制作是门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接替父亲衣钵的是大弟。政府刚出台退休顶替政策，父亲便急急忙忙地退了休，让下放枞阳农村不到半年的大弟顶了职。大弟从锅炉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担任了食品总厂饮料分厂厂长。他最得意的是参与了墨子酥、方片糕等一批部优名特产品标准的制订。虽然安庆食品总厂在市场竞争中关闭了，但是墨子酥、方片糕等地方特色产品，现在被麦陇香、柏兆记等食品企业发扬光大，继续在老城的食物传承中占有一席之地。

◆往事追忆

蓑衣

黄骏骑

记忆中，当年的采供站、供销社生资门市部并不出售蓑衣，乡亲们平日使用的蓑衣多是自己动手编织加工的。作为避雨的用具，斗笠、蓑衣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般每个农户家也不是人手一件，有一件共用也就够了，毕竟下雨天穿蓑衣出去干农活，是劳力的事，妇女、小孩用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乡间的菜地边、山坡旁多植棕榈树。从棕榈树上剥下来的棕，是编织蓑衣的上好原料。住在我家东头的八爷，是编织蓑衣的高手。冬季的一天，吃过早饭，他驮来高高的楼梯，靠在棕榈树边，小心翼翼地剥下棕片，撕下棕板，砍去棕叶，再将棕撕成丝状，放在太阳下晒干备用。编织一件蓑衣，需三四公斤的棕丝。这时的棕

丝，柔软，纤维韧性强。阴雨天，有空闲，可以安下心来编蓑衣了。编蓑衣像织毛衣一样，要先编领子，再向下编织。他将棕丝平铺在地上，逐层加编，然后用粗棉线缝连成一体。连襟处系上绳子，穿上身后系紧，作用类似于纽扣儿。为了在田间劳作方便，蓑衣要制成上衣与下裙两块，再连成一体。八爷从早忙到晚，穿针引线，经过一道又一道工序，一件轻便、耐用的蓑衣终于编成了。试穿后再将毛边修剪，用针线编织牢，以防日后脱落。

蓑衣系列中，要数棕丝蓑衣为上等。这种蓑衣，天然环保，质优耐用，使用多年不会腐烂，轻盈不笨重，避雨又透气，深受庄稼人喜爱。也有用棕榈树叶、龙须草、蓑衣草编

织的。只是这种蓑衣既笨重又容易烂，使用寿命远不及棕丝蓑衣。

蓑衣看似是粗俗之品，但乡亲们一个个身披蓑衣冒雨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的场景，让人仿佛看到农村田野上一道流动风景线，清新恬淡。春雨中，庄稼人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弯下身子，正在抢插水稻。这自然是一幅充满田园气息的春耕图。雨停了，也有些累了，解下蓑衣，索性铺在田埂上歇息，防潮防湿，温软舒适。回到家，不能随意堆放在地上，要挂在通风处晾干，下次用起来就干爽轻便。爱惜的人家，一件蓑衣可以穿上好些年呢。

文会老队长负责给全队的农田看水。天黑沉沉的，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人们纷纷回家躲雨，他却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扛着锄头，手提一盏马灯，走进雨帘中。哪块田埂快要被水冲断，他赶紧将洪水疏导到排水沟；哪块稻田缺水了，连忙打来草皮把田缺堵上，让田灌满水。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老宅
汤青
摄

“甜妹妹”并非花枝招展的妙龄女子，而是我年近八旬的老妈。母亲姓“唐”，父亲根据“糖”的谐音与特性，戏称她为“甜妹妹”。父亲作古之后，我们便将这一昵称延续了下来。

“甜妹妹”爱花。即使在贫困的年代，每天只要从田间地头归来，她手里总是拿着花，或数朵，或一枝，或几束。桃花、梨花、油菜花、豌豆花、胡豆花、南瓜花……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儿在我家的空酒瓶、废油罐、破海碗里轮番登场。每次插好花，“甜妹妹”总要左端详右观望好一阵子，才心满意足地在花下纳鞋底、补破衣、织手套。针线穿梭间，那些花儿们又徐徐“开放”在我和姐姐的鞋面、衣服或手套上。那时，“甜妹妹”的生活虽然窘迫，但因为有花的陪伴与慰藉，多了温暖与缤纷。

几度花开花落，后来，勤劳聪慧的“甜妹妹”挣脱贫困，成了村里最早致富的人。她那一颗花朵般芬芳的心儿开始跳出

◆凡人素描

爱花的“甜妹妹”

蒋碧秋

山野，飞向外面的世界。省内某地的荷花开了，桃花绽放了，菊展开始了……只要一得到讯息，“甜妹妹”就及时安排好家中事务，和丈夫奔赴一场又一场花事。

逐渐地，“甜妹妹”的眼界越来越广，梦想也越来越辽阔。劳动闲暇，她又萌生了到省外看花的想法。北上广，闽粤浙，豫桂湘……恨不得万水千山走遍。花团簇锦中，“甜妹妹”细品慢赏，欢畅留影。在她眼里，只要有花的地方，就是天堂。

如今，“甜妹妹”的腿脚不再灵便，但赏花的兴致有增无减。家边有个湿地公园，她不必长途跋涉，就能看到众多花卉惊艳怒放。若子女们无暇搭载她四处闲游，“甜妹妹”就

到离家不远的森林公园，饶有趣味地观赏各种时令花卉。每当新一轮的花草崭露头角时，她就觉得日子也跟着更新了一番似的鲜活可人。对那些素昧平生的植物，“甜妹妹”总抑制不住好奇，向园艺师详细地打听。云雾般的粉黛乱子草，多彩的风信子，展翅欲飞的天堂鸟等花草，全成了“甜妹妹”智能手机中的主角。一旦遇到情趣相投的新老朋友，“甜妹妹”就像孩子一般，急不可耐地翻出照片，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的收获，沟壑纵横的脸上荡漾起鲜花般的笑容。

朵朵花儿汇成了“甜妹妹”的精神小宇宙。有了花的四季陪伴，“甜妹妹”开心，我们做子女的也省心多了。